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通
右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悰箋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
至瞻波國（中印度境）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
人習小乘教城疊甎高數丈其隍深
闊極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處後
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殑伽河洛水靈
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壇界築
閭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
旬有大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
間多有野象數百為群故伊爛拏
瞻波二國為軍象多每於此林令為
師調捕充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人
无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
放牛人牧數百頭牛驅至林中有一
牛離群獨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
欲歸還到群内而光色姝悅鳴吼異
常諸牛咸畏无敢處其前者如是多
日牧牛人恠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
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
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一　通
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内有見

還去遂觀之見之一石孔人可[illegible]

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
三藏法師傳具載其事又通
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有見
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亦人間所
无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
大乃摘取一顆心雖食愛仍懼不敢
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
之間有一惡鬼奪其菓留牧牛人以
此問一大醫并說菓狀醫言不可即
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復隨牛入
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
以菓內於口中鬼復搤其喉人即咽
之菓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
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
形變无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
家人歸還遂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无
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
掘繞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
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為仙菓所
變謂侍臣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
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
將鎚鑽斲取少許將來臣奉王命与
工匠往盡力鐫鑿凡經一旬不得一
片今猶見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
羯末嗢祇羅國（中印度境）尋礼聖迹伽藍六
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殑伽
[illegible]

肖令猶見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
羯末嗢祇羅國(中印度境)尋礼聖迹伽藍六
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殑伽
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南印度境)
尋礼聖迹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
餘人大小乗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
跋姞婆伽藍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
其側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来
在此三月説法處數放光明又有四
佛經行之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
菩薩像至誠祈請无願不遂自此東
南行三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
國(東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
學小乗正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
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
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即往昔此
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此
國降挫鍱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
其側又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是佛
昔於此七日説法處從此東南出至
三摩怛吒國(東印度境)濱近大海氣序和
暢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
座部義天祠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
遠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佛為諸
人天於此七日説法處去此不遠又
有伽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

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

有伽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
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滿院五色
光瑞往往燭天凡預見聞无不深發
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
差呾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
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
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
次西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海
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
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
栗底國(東印度境)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城側有窣堵波高二百
餘尺无憂王所建傍有過去四佛經
行遺迹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云執師
子也)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
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
逢南印度僧相勸去往師子國者不
須水路海中多有悪風藥叉濤波之
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
行即到雖復踰嶺山川然用為安穩
并得觀烏荼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
南向烏荼國(東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
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

雜居窣堵波十餘所皆无憂王所建

故為國(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
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
三藏法師傳卷苐四 苐丈 函
雜居窣堵波十餘所皆无憂王所建
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有祈利
怛羅城(唐言發行)即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
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万
餘里每夜靜无雲之時遥望見彼佛
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團然狀似空
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
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從此西南行
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餕(力曾反)伽國
(南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
座部法往昔人極夥稠為擾觸一五
通仙人仙人嗔忿以惡呪殘害國人
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還居猶未充
實自此西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
薩羅國(中印度境)王剎帝利也崇敬佛法
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
外道頗亦夥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
傍有窣堵波无憂王所立昔者如來
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
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
(唐言引正)珎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
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通
門司為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

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
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嘆
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
窮其底若斯人者可為論玄議道囑
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
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
矣明輝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礼
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
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
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
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
大伽藍彫楹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
窣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
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
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陳那（唐言授也）菩
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
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
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
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
為佛造立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
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
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
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
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
[illegible]

年之内每有千凡夫僧同来安居竟
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
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来山神易質
擾惱行人皆生怖懼无復敢往由是
今悉荒蕪无僧侶城南不遠有一
大石山是婆毗吠迦(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
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
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
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
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摩等
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
同行巡礼聖迹自此西行千餘里至
珠利耶國(南印度境)城東南有窣堵波无
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
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
伽藍是提婆菩薩與此寺嗢怛羅(唐言上也)
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
言乃竊運神通往都史多宮問慈氏
菩薩菩薩為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功曩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
也既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
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懃服
避席礼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
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國大都
城号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
(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

城号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
唐言護法菩薩夲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
子少而爽慧弱冠之後王愛其子欲
妻以公主菩薩久修離欲无心愛染
將放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
祈加護願脫茲難而至誠所感有大
神王攜負而出遠離此城數百里置
一山寺佛堂中僧徒来見謂之為盜
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嗟无不重其
高志因即出家尓後專精正法遂能
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
二万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
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
別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
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
間而彼王死國內飢乱有大德名菩
提迷祇耶鷄反濕伐羅此云自在阿跋耶鄧瑟
哳羅此云无畏牙如是等三百餘僧来投印
度到建志城法師与相見訖問彼僧
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坐部三藏及
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
来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飢荒无可依
仗聞贍部洲豊樂安隱是佛生處多
諸聖迹是故来耳又知法之輩无越
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

伎陽聽部洲豈樂安隱是佛生處多
諸聖迹是故来耳又知法之輩无越

我曾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
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
解自此國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
吒國（南印度境）既居海側極豐異寶其城
東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来於
此說法現大神變度无量衆國南
濱海有秣剌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
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
涼冷虵多附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
也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
亦殊濕時无香採乾之後析之中有
香狀類雲母色如氷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
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境也）國周
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
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國
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
娉隣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
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来見負女
而去遠入深山採菓逐禽以用資給
歲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
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為何類
父狩母人毋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

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為何類
父狩毋人毋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三藏法師佛說雜寶藏經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毋曰非不
有心但无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嶺山
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擔携
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國訪問舅氏
宗嗣已絕寄止林間其師子王還不
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男女往
来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
兵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
聲嗔吼人馬傾墜无敢赴者如是多
處欲赴王募如何毋曰不可彼雖是
狩仍為你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
日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
等来入村閭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
不相留何者師子為暴緣嫌及我豈
有為一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
募於是逐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
无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
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
絕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因尒也竟
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
乎非畜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先許

三藏法師佛說雜寶藏經

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勅送之人不

不實言種種寶[illegible]
乎非畜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先許

賞終不違言但汝救父勃逆之人不
得更居我國勑有司多爲金寶遂之
荒外即於兩般多置黄金及資糧等
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舩泛海至此
寶渚見豊奇翫即便止住後商人將
家屬採寶復至其間乃煞商人留其
婦女如是産育子孫經无量代人衆
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
因爲國稱女舩泛海至波剌斯西爲
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大女國是
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
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爲王至此寶渚
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爲名語在
西域記其國先无佛法如來涅槃後
一百年中无憂王弟摩醯因陁羅猒
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
此國顯讃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
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万人遵行
大乘及上座部教緇徒肅穆戒節貞
明相勗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
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
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刹端光曜映空
靜夜无雲雖万里同覩其側又有精

舍亦以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

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剎端光曜映空
靜夜无雲雖万里同覩其側又有精

舍亦以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
王所造髻有寶珠无知其價後有人
欲盜此珠守衛堅牢无由得入乃潛
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
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菩薩道爲
諸衆生不惜軀命无悋國城何於今
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无實
像乃傴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
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
佛自與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
首尚俯王覩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珍
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髻今猶現在
國東南隅有駿(勒鄧)迦山多神鬼依住
如來昔於此山說駿迦經(舊曰楞伽訛)國
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
人短小長三尺人身鳥喙无稼穡食
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
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與師子
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迹行
二千餘里至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伽藍
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乘兼習天
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
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贍之士其精舍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訛也)寶冠高

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贍之士其精舍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訛也］寶冠高
減二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
臺其至誠觀礼者多感異光城側伽
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
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百億羅
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
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家以為貴
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
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佗國［南印度境］其俗輕
死重節王剎帝利種也好武尚戎故其
國士馬完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
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
使其羞慙彼人恥愧多至自死常養
勇士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
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
衝未有不潰恃茲慢傲莫顧隣敵戒
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師强盛親臨
征罰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亦有天祠塗
灰之道大城內外有五窣堵波皆數
百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無憂王
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陁
河至跋禄羯呫婆國［南印度境］從此西北
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羅羅國南印度境］風俗

河至䟦祿羯呫婆國 南印度境 從此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 南羅羅国 南印度境 風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陁二國稱為好學尚賢善言談有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習小乗正量部教亦有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去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惠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于崩逝口絶麁言顔无愠色不傷臣庶之意无損蚑蟻之形毎為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狩依人犲狼息毒境内寛靜祥瑞日興營搆精廬窮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无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 無時蹔輟黎庶思慕於今不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乗生身入地獄處語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 南印度境 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樹出薰陸香樹樹葉類棠梨也自此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 南印度境 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 南印度境 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學小乗正量部

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學小乗正量部法如来在日屢遊此國无憂王随佛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剎帝利種也即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女聟号杜魯婆跋吒(唐言常睿)性躁急容止疏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珎牀座衣服又至藥餌之資无一不悉備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陁補羅國(西印度境)

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

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

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是无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西還蘇剌侘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如来在日頻遊其地无憂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

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北印度境)聞說之其地多珠寶大錦細褐善馬橐駝其所出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乗教說一切

至波剌斯國(度境)闡說之其地多珠
寶大錦細褐善馬橐駝其所出也伽

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
鵠粹城西北接拂懔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珎貨附
属拂懔拂懔王歲遣丈夫配焉其
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從狼揭國東北
行七百餘里至辟多勢羅(西印度境)中有
窣堵波高數百尺无憂王所建中有
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
國王害處也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
至阿軬荼國(西印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
伽藍故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苾芻
著函縛屣(唐言靴也)有窣堵波无憂王所
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
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窣
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止此
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
芻著納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
至信度國(西印度境)土出金銀鍮石牛羊橐
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藥
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
王皆建窣堵波以為表記又有烏波
毱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

毱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
國（西印度境）俗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日天
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人多
来求請花林池沼接砌縈階凡預瞻
觀无不愛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
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
僧皆學大乘是昔填那弗呾羅（唐言最勝子）
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
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
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
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
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
摩揭陁施无厭寺參礼正法藏訖聞
寺西三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
家大德名般若跋陁羅本縛羅鉢底
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
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决
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
師所軍本蘇刺侘國人刹帝利種也
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
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
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群
言四吠陁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无

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

後飛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群
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无

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
德為時尊摩揭陀王滿胄王欽賢重
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為國師封
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胄崩後戒日
王又請為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
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辭謂
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
方救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
務哉言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
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
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
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
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
問瑜伽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
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无復
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
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
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无由乃請垂
引相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
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
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
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
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

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
已悽嘆向勝軍説之勝軍曰三界无
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當
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
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
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
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飢
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
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
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
觀禮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
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
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无量徒
衆獻奉香花讃禮訖還置塔中至夜
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
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
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意有疑不法
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
不見空中燈內外大明怪而出望乃
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屬天色含
五彩天地洞朗无復星月兼聞異香
氣氳溢院於是遞相告報言舍利有
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禮拜稱歎希

有經食頃光乃漸乑至餘欲盡遶覆

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礼拜稱嘆而

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欲盡遶覆
鉢數帀然始攝入天地還暗辰象復
出衆覩此已咸除疑網礼菩提樹及
諸聖迹經八日復還那爛陁寺時戒
賢論師遣法師爲衆講攝大乘論唯
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爲衆講
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
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
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爲
乖返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愍
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荅由是
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
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
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
論稱一切无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
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
爲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
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无不
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赧遂出往
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陁
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既
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
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
陁寺側造鍮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

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蓋
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
陀寺側造鍮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
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國
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
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
王於那爛陀側作鍮石精舍功甚壯
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
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
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
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
毱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
頌諸小乘師咸皆嘆重因取示王曰
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
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鼷鼠之群自謂
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
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
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
不集而對決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
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
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
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
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
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
餘學无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
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

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有慧有
餘學无不悉解以許之謹令奉報願
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
烏荼國行從所正法藏得書集衆量
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
四人以應王之命其海慧等咸憂法
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
及入迦濕弥羅已來遍皆學訖具悉
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
无此理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
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
國僧无關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
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
進止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
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
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无人
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
破以足蹴躡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
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
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耻更不為語
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
德為證与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
諸家所立其詞曰如餔多外道離繫
外道髏鬘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
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佉勝論外道舊曰衛世
師也二家立義有別餔多之輩以灰塗

那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佉)勝論外道(舊曰衛世)
師也二家立義有別鋪多之韋以灰塗
體用爲修道遍身灰白猶寢竈之猫
貍離繫之徒則露質標奇拔髮爲德
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軀瘦之類
以體骨爲軀裝頭挂頸陷枯髑磊砢若
塚側之藥叉徽伽之流披服糞衣飲
跋便穢腥臊臭惡辟溷中之狂豕尔
等以此爲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
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
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
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
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
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
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來受用前
六若得解脫爲六相離稱爲涅槃今
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
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爲一
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爲體謂薩埵
剌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
三諦二十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爲體若
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即是
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
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
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

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
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
因執三為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
應口眼等根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
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
色若不尒者何得執三為一切法體
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
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
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
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
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
受既能所俱无則諦義不立如是往
復數番婆羅門默无所說起而謝曰
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僧釋
子終不害人今令汝為奴隨我教命
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房聞者无
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
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
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
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
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尊講法
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无
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
受學汙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
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
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

聽此義不荅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
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尊講法
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无
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
奴學汙尊名穪於是至夜屏去諸人
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
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
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
无不嗟賞曰以此窮覈何弊不亡其
論如別目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為
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
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
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
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